砥齋集

祗齋集卷之三論議

史論

華山王弘撰著

象未必欲必殺舜論

至德如舜攝而帝矣而象與瞽瞍曰思殺之奚與王子曰舜之不得於親也實象爲之殺之之說雖有而其事疑無夫其果欲殺之也何所不可完廩浚井有如兒戲然乃略無回顧遽分其所有豈舜以天下養者牛羊倉廩不能以共父母必俟殺而奪之耶至

我績以及二嫂治棲之云象雖悖而騃當不至是況乎正言以白彰且象之爲此也必代之帝而後可揖讓之世未制兄終弟及之禮臯夔稷契在廷象卽殺舜必不能遂所欲天下亦必不以不之丹朱者而之象此象之所明也今觀之書亦止言象之傲耳父母之頑與嚚耳不言殺也故曰其事疑無或曰然則孟子之書何以載之曰戰國之士多爲不必有之談如斯類者不一孟子將以明道也極人倫之變所以爲

爲世立則也故師弟問答姑從所聞而明之云爾曰孟子之書列於學官經也而疑之可乎曰不然世有因經而經亡疑經而經存者在求之以道且孟子先之矣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是則孟子之所以尊書也

國[illegible]之[illegible]不見於經而後世謂公殺叔者初

流言[illegible]公[illegible]之弟辟之言繼由於誤認公居東爲

東征之事而卒成於蔡氏不明金縢罪人斯得之說

何也辟之爲避也鄭氏詩傳主之漢儒謬以之爲刑

辟夫流言驟聞而卽聲言致辟豈大臣之誼且既曰

流言公雖心知爲叔何據而遽以之坐罪乎蔡氏既

之是也大誥傳居東在王未迎公之前東征在王既

迎公之後居東之非東征也蔡氏知之矣然觀金縢罪人斯得在王未迎公之前東征六誥在罪人斯得王既迎公之後罪人卽叔也而以罪人斯得謂王知流言之爲叔此則不然葢罪人斯得者謂叔之被殺也是東征之時叔已死而又何疑於大誥之不言叔乎蔡氏不知得之言殺而曰爲親者諱姑從而爲之辭也豈有將以討之尚爲諱之之理哉然則叔孰殺之曰王殺之也王與太公召公殺之公不與也王之

殺叔也其幾隱非以何故稱得以叛非以流言故稱
非人當是時王尚不知流言之卽叔也王既殺叔故
公乃爲鴟鴞之詩王得詩猶不悟故有待於風雷之
變其曰王亦未敢誚公者欲誚之詞也釋經文而後
之序則公之不殺叔也嘗奚予不信傳而信經故曰
公未嘗殺叔也或曰蔡仲之命何以言公之致辟管
叔與曰蔡仲之命書之所謂古文也古文者固[illegible]
之僞書也

關壯繆侯論

或有問於王子者曰關壯繆侯何人也王子曰侯蓋深於春秋之義者也忠勇神武千人辟易而艱難險阻矢死靡貳自爲平原司馬以至董督荊州事奇勳勁節始終無遺議焉此春秋之所予也或曰春秋撥亂而反正也曹操之奸而侯若不亟誅之者何與曰春秋之義莫大乎討賊討賊者先正其爲賊夫爲漢賊者吳也先儒嘗言之矣孝獻猶在操也挾天子以

令諸侯。所謂以力假人者也。然。君。猶。是。漢。也。羽敢不臣漢哉。斯言也。其絕操也甚矣。可奪耶。不可奪耶。吳之割據江東於春秋之義何如。昭烈。且與之結二姓之好矣。而忠武亦以爲吳。可與援而不可鬪。侯則鬪使絕婚。直欲滅此。而後。朝食者夫知吳之爲漢賊。在當時侯一人耳。樊城之捷敗將覆軍。侯擣宛洛以擬許昌。忠武由斜谷出武關。天下事定矣。而孫權聽司馬懿蔣濟之謀。陰攝其後卒之。侯以不免善乎。王氏

弇州之言曰。樊城之師。炎燼幾然。前無禦捍。後有伏慝。天乎數也。公則奚懟。故曰爲漢賊者吳也。或曰。孝獻猶在也。然則侯之仕昭烈。無乃非孔子之志歟。曰用之東也。王降而風矣。一人雖稱守府。而孔子欲用魯。夫蜀之在漢。不猶魯之在周乎。今將謂侯宜仕獻則孔子言不及周之衰者何也。魯一孔子不能用而蜀能用侯。又能用忠武諸人。此東周之爲不果。而季漢之業有成也。惜也、侯未竟其用而遽賈。侯一貫而

大事去矣。蓋蜀之衰也。夷陵之師實始之斯。又季漢之所以終也。與然而侯之道。一孔子之道也。故曰侯深於春秋之義者也。

聖賢為萬世生民而發論　試卷

天地能生天下之民。而不能治天下之民。帝王能治一世之民。而不能治萬世之民。而有人焉。體天地之德。與帝王之道。而權與位不在焉。乃著書立說以告天下。抑邪而扶正。撥亂而反治。卒能砥一世之狂瀾。而救萬世之沉溺。而天下相與稱之曰聖賢。故聖賢者。補天地之憾。而濟帝王之窮者也。自隆古以來。事變屢經。而生之所以遂。性之所以復。紀之所以修。極

之所以立者。則皆聖賢之教。有以垂憲於無窮也。此其事莫鑒於孔子孟子。孔子之事。莫大於作春秋。孟子之事。莫大於陳王道。而陽節潜氏。以爲聖賢爲萬世生民而發。蓋獨有以見立教之心矣。奚以明其然也。周之東也。王降而風矣。繻葛之戰以後天王僅稱守府而問鼎。請隧。天下。幾不知有君臣之分矣。孔子懼之。懼夫萬世之王化由此不章也。於是因魯史之脩文。寓襃貶之大義。近乎定哀以指隱桓。雖所見異

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而二百四十年之間。有將必誅。使亂臣賊子。能逃於大司寇之法。不能逃於一字之斧鉞。故昔有求春秋之義者。而先儒以為宜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此之謂也。孔子沒而微言絕。楊墨之害無論已。而蘇秦張儀之徒。游說人主。忽焉合從。忽焉連衡。忽焉六國之勢張。忽焉秦楚之交合。而東周西周介在大國一附庸耳。孟子有憂焉。憂夫萬世之人心由此不正也。乃說仁義。稱堯舜。僕僕於魏齊

之間。所爲啓告其時君者。明井田。學校之義。使天下曉然於王霸之辨而已。夫以孔子之聖。東周不難復矣。而惜乎哀公不能用也。賢如孟子以齊王猶反掌耳。而宣王亦訖不出此。然稱孔子者以爲賢於堯舜。尊孟子者以爲功不在禹下。君子曰、此魯與齊之不幸。而萬世之幸也。使當時得國而治。亦不過復湯武之烈耳。然商周之業。有時而亡。而二子之書。日月爲昭。迄於今無論智愚賢不肖。莫不慨然慕化。而知人

心之所以正者未嘗非氏之教也。故曰。湯武之功在一世。孔孟之功在萬世。

諸葛忠武侯宜祀學宮論

孔子廟兩廡從祀古今大典也而惜乎未得其道患在於狥名太狥而持論過嚴其究也將使人爲無用之學諸葛忠武侯亮王佐之才也三代而下不可再得其事君之忠立勲之勞致身之義爲政之仁且信固已炳如日星至槃臺以集羣儒志在表章聖學故文中子曰孔明而無死禮樂其興乎即出師二表蘇文忠公謂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淡泊寧靜之說

見取於朱文公錄入小學此豈非功於聖人之道者乃或以用申韓抑之則過矣夫道有經權因其所不足而濟之誠有獨於時雖務莊之言可采斯通儒之弘也況於天下之法孰有不本於申韓者而顧獨於忠武致嚮耶韓文公愈歐陽文忠公修固唐宋之賢者也然皆不廢聲伎特以有衛道護禮之言至今從祀不褻嗚呼聲伎不足以累韓歐而申韓乃以累諸葛此猶足以服天下之[illegible]哉

曹子建論

曹子建可以稱雄一代之才乎曰否植也季漢忠義之士也不幸而生於曹氏而其心不忘乎漢者也獨是家庭骨肉之際有欲言不可欲默不能者故往往形於詠歌慨歎之餘正其所爲者極難耳讀情詩一章悉離式微之哀見乎詞矣至其贈丁儀王粲有曰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爲令名則亦甚矣有激乎其言之也及死兄嗣纂誅已成不

生隱志鬱而蒐靡縱情游娛動罹愆尤旣經責黜悲憤紛集託賦三百篇以自明於後之君子曰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蓋至是而植也不勝沒世之感矣北地李文燦序其遺集美其才而怪其生於擬也以爲不係世類嗚呼其然哉其然哉

劉文靖公從祀論

嗚呼元之世何世哉大儒如許魯齋吳草廬輩皆出而仕矣獨靜修先生隱居樂道徵之以爲贊善大夫則辭召之以爲集賢學士則又辭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夫先生與許吳皆元之賢者也然論出處進退之義律以春秋之法自當以先生爲正故武進唐順之謂許吳之仕君子所否而稱先生風節扶持世教爲元代一人無錫邵寶稱先生負名義之重豁

以成貞非深於道者不能自伊閩諸君子後儒者未能或先葢天下萬世之公論自在人心而非作意輒輕於其間也乃從祀孔廟之典文靖獨不與焉建言者自王沂江存禮宋聚楊俊民李世安而下不啻數十家而敎諭李伸言之尤力或謂先生於經籍無所箋註無論四書精意易繫辭說與小學語錄之作皆根極理要承往開來而以從祀大典略其行而徒求之言固陋甚矣瓊臺丘濬則又謂渡江賦幸宋之亾

以爲先生病自潽之言倡之而後之好爲崎論者和之遂以慨嘆悲憫之微詞指爲聲罪致討之實事一似先生實與宋爲讎者則亦不善讀書之過也予考先生祖父五世仕金於宋本無君臣之誼而先生之不仕其高尚之志別自有在斯可謂之元之逸民而不可謂之宋之義士也夫論人而不論其世觀人而不觀其行未有不失其人者也且天下有言是而行非者尚不可以行而廢其言而有行是而言非者又

烏可以言而毀其行而兒其言之未必非者乎然則
渡江一賦雖可以不作而作之何減於先生之賢危
行言孫既明且哲其亦有合於孔子之道者矣而顧
欲以文詞之末掩其生平之大節豈不謬哉嗚呼苟
不論其世而惟言之論則孟子勸齊梁之王遂以為
不忠於周也與又何以配享孔子之庭與顏曾伍也

祭祀論

君子將營宮室必先立廟於正寢之東以供祭祀而已昔大夫士庶祭不及四代乃廻其說雖諸侯有不得祭祖考之時肰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天子之爲祖者自有天子祭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諸侯之爲祖者自有諸侯祭之支子不敢祭大宗而大宗之爲祖禰者自有宗子祭之是巳雖未祭而祭未嘗廢也後世既多崛起草野非時王之支庶則不得援不敢祖

之說以絕其祀事故程子曰高祖有服不可不祭朱子稱其最得祭祀本意至爲廟議亦斷自高祖以下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欽准庶人祭曾祖考三下一年三月十九日須降祝文祭高曾祖考王文成亦以爲體順人情之至蓋時與古異而禮以義起者也予謂其法莫善於立宗立宗之道嫡子既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今天下無世卿大宗既不可以復立而小

宗之法自存誠能舉而行之則高祖廟祭繼高祖小
宗主之統三從兄弟至其子則遷曾祖廟祭繼曾祖
小宗主之統再從兄弟至其孫則遷祖廟祭繼祖小
宗主之統從兄弟至其曾孫則遷禰廟祭繼禰小宗
主之統親兄弟至其玄孫則遷而又作爲譜牒以昭
示世世引之勿替則尊卑有分親疎有別將孝弟
興仁讓而犯上作亂者鮮矣故治天下者未有不使
人明於祭祀之禮而天下治者也

立後論

古者大宗有爲後而小宗不得爲後蓋族統於大宗親分於小宗喪主於其親祭祔於其祖也其爲大夫士者爲之置後置後者行大夫士之禮主其喪者也其無爵則男主同姓女主異姓皆其親也其廟則繼高者絕繼曾者主之繼曾者絕繼祖者主之繼祖者絕繼禰者主之繼禰者祔祖繼祖者祔曾繼曾者祔高皆其祖也世變而禮之損益因之人有無子者得

立同姓之子以為己孫意重繼祖故王者不禁朕必先期而大功而小功而緦麻以次相及要不失其昭穆戚疏之序焉所以崇倫室亂也如取異姓之子改從己姓以自亂其族與以子與異姓人改從人之姓以亂人之族者其罪等皆律令之所不許也今之立後者只欲專其貨財宮室土地之美而不顧其義此忿爭之所以興而禍敗之所以不旋踵而至也即不朕亦豈可不自念其祖也哉

大禮論

宗之重也自天子至於庶人靡以異唯是 明太祖代元撫有華夏德不必加於湯武而名之正功之偉實視商周過之官府嚴肅禮法大備漢唐以來所未有也乃升遐無幾元孫蒙塵削 成祖以 太祖之子天下猶悲 懿文之不祀焉後又百年而 肅皇帝與由藩邸登大位聖德天授英武有為廟號世宗誰曰不宜然者謂與獻而繼孝宗之嗣斬矣 孝宗

之嗣斬而[illegible]廟祖恐亦宗滅矣不知 祖宗之靈其竟許焉否耶蓋六肅皇帝誠至性篤摯顧其初亦嬪蹐末失自繼統不繼嗣之說入而百世不遷之義無復以關睿慮雖羣臣廷爭益力而卒末之回也嗚呼宗之滅矣統於何有故曰張璁桂蕚之罪甚於姚廣孝

班務輸

抵擊紅本黨官三案忠佞紛紛各騁其說在諸君子不無已甚之詞而爭之者亦時有可取之言然消盾測於意外殺無窮之邪謀使綱常賴以不墜則諸君子之功必不可誣乎更為探本之論是不當問三案之是非而祗當問鄭貴妃欲立所生之有無耳果其無也則諸君子之言誠過如其有之則諸君子之言豈得已乎齊之要益在國家受禍在諸君子矣乃當

侍之爭之者顧揚揚以爲得意則泯其可取之言而究其傾陷之故小人之罪可勝誅哉逆璫魏忠賢輒用私人嬌亶編集爲三朝要典一書極其排詆崇禎巳巳翰林侍講倪元璐上言三案鬨於淸流而要典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毁蓋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未可偏非

而奈何逆璫害人則借三案羅小求榮則又借三案

而三案之面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猶夫頌

德稱功於義父嚴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

者魏氏之私書衛即紛囂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

上從之及弘光金陵即位馬士英引用逆案諸人楊

維垣逆孤請重頒三朝要典袁弘勛又請追論毀三

朝要典諸臣罪則皆小人迎合諂媚趨膻於一時而

無忌憚者也然哥觀元璐之言可謂平矣而於移宮

一案尚不能無議矣發移宮之端者楊漣左光斗也移宮之後漣言移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光斗言移宮之後當存以大體捐其小過若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則大非臣等建言初心是主移宮者未嘗不持平於事後也而元璐何以不祭也且其於六者之說亦太無軒輊予於是合三案而又有平心之論張差來可遽信風癲伍亦未可遽坐鄭國泰王之寀議論自非當此語

意固不無太苛紅丸原非行鴆李可灼情有可原而
治容藏劍攻泄繼投鄭養性崔文昇意不可測孫愼
行討慮深遠然舍養性文昇而單以引進可灼加方
從哲以弑逆之罪亦失之於偏李遜侍郎無許廉之
誅而有挾上之迹關係重大事機轉移間不容髮故
遡等持之不得不力而事後周全此其心皎之衆憤
行更爲光明正大乃謂其借大題目徼大富貴哉夫
網羅則寃甚矣卒使之受禍獨慘此予所以拊膺哭

息而不覺泣下沾襟者也嗚呼人臣之義何可不以

諸君子爲正耶

三朝要典論

三朝要典成於逆黨是非低昂皆失其衡故論者欲毀之予謂諸君子之心之言亦賴之以存當與元祐黨人碑同垂千古小人以此斥君子而我以小人之斥爲君子之案則正不必毀矣但去留醜之間願行其奸又不可不知也

予爲三案論成以示慈水孫補齋補齋深以爲然酒間因復縱談補庵曰有此論不可無今夕之談發明

始快也茲更錯之遂投筆試䀀

發挺擊者王之宷而翟鳳翀何士晉魏光緒魏大中

張鵬雲等助之借京察以處王之宷者則徐紹吉韓

浚也自會道唯大發原顛之論楊維垣再攻之而王

之宷璫職矣霍維華繼之而諸大臣劉一燝韓爌等

俱得罪矣岳駿聲繼之而王之宷追贓矣劉志選之

疏八而王之宷孫愼行被逮矣劉廷元之疏八而三

案盡翻矣然其時可笑而可恨者則劉廷元為最初

有挺擊之事劉廷元巡視卽具疏以開其心本無他
觀其壬戌再疏請訊與鼠器踏馬之言可見故王之
案亦有深憂遠慮爲國家根本計者稍或摘其貌之
一字以爲巧脫實屬過求但窺與三案始於劉廷元
而後之定執爲風顛也此所以來張鵬雲保舜之斥
矣及楊漣左光斗遘禍劉廷元起復有謊只誠攻巳
者之非而不復申辨巳之初心乃居然自處於羣小
之列以快其積憤卒致三案盡翻遂爲罪魁抑何其

無具之甚乎召對曰劉光復以皇上極慈愛太子極仁孝二語聲高致干宸怒及翟鳳翀疏參輔臣內言劉光復一腔懇款雖開端而未竟爾何覺矣實有領而無那而使孟麟得為直臣駙馬王昺救之直稱之為忠臣昺為東朝言也其言切此必知劉光復之意非為激奸然張差來訊擬而劉光復輒有無籍奇貨無稽元功之語此都土窩所以有飆切諫官預為逆黨出脫之特斜而張慎言又從而論之也乎觀其疏

有根究情實務元惡伏辜以安慰皇太子以解通國之惑之言則其心固可原而無詭奇貨無居元功或有不足於當時紛爭之狀而發其言亦未嘗不是非劉廷元可比矣王之寀議論雖正詳覩諸疏未免有倖直居功之心無論其所請必不能得之於神宗即得如所請鄭國泰不足言而誅貴妃戮潞王將宮闈之間成何光景意外之變恐更有不可知者非所以安神宗亦非所以安皇太子臣子之於君父有必不

當如是者不潑思其後而一味力爭可乎善哉江日彩之疏況猶能錢士貴之議爲可味也江日彩曰以風顛者所以全家庭骨肉之恩而定中外一時之危有諸臣偉議所以折奸謀於旣露而維萬古綱常之大有此處法不可無此議論有此議論不妨有此處法兩存之乃全備執之亦非也況猶能錢士貴曰張差一案論正法只宜執奏不阿直窮到底論國體亦宜諫官封駁竝有調停此其字句訓將法兼御並在

至大矣而惜乎當時之不能用也

發紅丸者孫愼行而張問達薛文周張愼言周希令沈惟炳等助之然首糾李可灼則始於王安舜李可灼既以罪譴自無庸再爲置喙孫愼行疏參意在方從哲非爲李可灼而云彰不軌之罪斷奸臣逆賊於異日則其持論之正也然黃克纘言李可灼輕事之罪辨許世子說頗有理不可廢鄒元標謂方從哲當時依違其間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鄭謂

其無心無以解人之疑周朝瑞責之尤爲侃侃此方
從哲之所不能辭也而必如孫愼行直坐以弑逆之
罪則已甚矣總之鄭養性之冶容久伐崔文昇之攻
泄繼投光宗大漸之時紅丸進亦崩不進亦崩而李
可灼欲恃其區區之藥冀幸萬一以希不世之賞亦
只可謂之愚而已舍鄭養性崔文昇而獨罪李可灼
豈爲得其平者乎

發移宫者楊漣左光斗而周朝瑞周嘉謨高攀龍惠

世揚翊助之毅韓魏公撤簾更非得已殊有不出於
是而萬萬不可者忠誠之畧與日月爭光非挺擊紅
丸之紛紛多事者可比矣若云迫之徒既而行與奪
失財物宮府之中何至如此甚哉小人之誣亦無足
辨也惡世揚晚節有愧則亦楊左諸君子之羞也詞爲大息

戈子子非王弇州論

嘉靖一朝之政紀之者不一其英武有爲美不勝書其失則嚴氏父子嚴嵩及子世蕃作奸弄權誣陷忠良蓋人無與制也王世貞以文章名世獨好摹擬史漢未得古人之深爲艾南英所不喜而以與夏允彜陳子龍輩益惡之乃書其四部稿後謂肅皇帝威福操縱無所旁貸而世貞於其大誅賞一則曰相嵩再則曰世蕃是視其君如漢獻孺子嬰也而終以一言蔽之

曰修怨而無君嗚呼世貞之意本以恨嵩與世蕃而
南英曰怨君巧以覦其君如漢獻孺子嬰爲案南英
可謂深文也矣夫天下有知其君之無能爲而乘機
遂肯劫持太阿而儼然以帝制自處者謂之篡如董
卓曹操是已有知其君之不可犯而矜小節修細謹
飾文采以希寵使其君入於其術而不覺而後或以
言中之或以事激之借國法以便身圖肆其貪殘而
無所不至者謂之奸則嚴嵩父子是已君固有不必

如漢獻孺子嬰者而後臣乃得以行其私也今不必他舉其大者如夏言曾銑沈鍊楊繼盛輩之死南英以爲果盡出於肅皇帝而與嚴氏無與乎且世貞父忬之死天下孰不知其出於嚴氏之所爲者而顧獨謂非怨毒之於人乎世貞以父子之情至痛結於中卽其言誠過君子猶當原之況其言之有合於天下萬世之公也南英必以無君爲罪是舉記嘉靖時事凡言嚴氏之奸者皆可以此罪罪之又不止一世貞

為然矣抑使世貞而易其言焉於其誅賞之失一歸之肅皇帝而曰與嚴氏無與不惟無以服人而世貞尚可以為子乎則恐南英之責之者以為畏權相而忿父仇世貞其何辭焉至云才相英君千載知遇誅戮稍稍過當易以惑人世貞罪狀相嵩為不可信嗚呼南英於是乎益失言矣既曰千載知遇則君之誅戮不得曰相無與也明矣試舉其時之所誅戮者而討之果為稍稍過當已耶信如所言則楊繼盛之獄

大臣而欺自尊也毋乃死有餘辜乎南英博通古今有志聖賢之學不當滅理邇廳紊亂是非至於如此故不可以無辯然又有嘆者世貞徒以文章不得古人之深而致後輩横加刻責幾不保其素履至當之以無益之罪然則文章詎可忽乎哉

侯朝宗責于忠肅論

英宗北狩郕王監國尋即帝位于謙爲大司馬已而英宗還中外晏然天下稱之曰社稷再造謙之功英宗居南宮七年景帝大漸徐有貞石亨等奪門迎英宗復辟其夕景帝崩坐謙謀召襄世子棄市天下惜之曰謙社稷臣不當殺河南侯方域獨作論謂謙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處景帝多有非其道者非社稷臣社稷臣非可以功論唯道之所在毅然爭之不計

禍福不從則夾以去就意以冀帝之廢太子而立見濟謙不造膝密陳其不可又不率羣臣面折廷諍也方域雅善屬文才足以濟其辯而詞足以聳人之聽於是謙之罪見輕於一時者自方域之論出而謙之心將不白於天下萬世予讀之惻然而嘆曰嗚呼觀謙之始終所自矢者社稷為重之一言蓋其心祗知祖宗所傳之神器不可不力為圖存而君之為兄為弟為姪為子自有以付之廷臣之共為推戴此其大

公至正之懷對之皇天后土告之二祖列宗而可以
無愧偉哉謙之爲社稷臣也三代而下指未易以四
五屈也方域之論過矣而充方域之說則謙之失應
不獨其易儲之不爭已也方郕王即帝位之將即當
造滕密陳其不可率群臣面折廷爭勸郕王終監國
之號行周公之事輔太子負扆而臨天下又不然於
英宗居南宮之日即當造滕密陳其不可率群臣面
折廷諍援伯夷叔齊之義勸景帝致位於其兄而自

退處郕邸若是則於方域之所謂社稷臣者始可以當之而無歉而方域固曰英宗還而欲景帝讓位非謙所能也雖不言監國事而以此例之亦必謂非謙所能也然則父爲天子而欲其子之不爲太子而曰此謙之所能也其孰信之夫君臣之相得叔姪之相關切其不能易其父子之愛不待智者而知之矣黄竑之議既起以謙之忠誠謨猷豈不計及於爭正見爲爭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而自今思之則眞有

不必爭者何也爭之而斷非聽也而景帝必嫌見濟必忌堂簾之際開而疆埸之事裂矣即爭之而聽焉則太子懲之見濟假之猜疑一生將宮府之間必有不可勝言者危亾之事不在疆埸而在肘腋之間矣唐太宗之於建成元吉一父之子而不免於推刃未太祖親授天下於太宗兼之以太后之命而不能以保之德昭其已事之彰明較著者也而誠以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言審之君子於此固無所貶焉爾且方

域既大其有社稷再造之功矣而猶譏之以爲非社稷臣是社稷臣唯其道之所在以一直明己志而謝天下不必思所以善其後雖啟釁兆亂隕身傾國皆所以不恤若是則天下亦何賴有此社稷臣也乎予謂謙之爲大司馬也所居者直房沒之日籍其所有僅一縑而已嗚呼入贊帷幄出冒矢石致身忘家安社稷於險難危急之秋勞苦而功高未蒙封侯之賞而爲小人所陷一旦被罪名而受極刑而猶不得免

於後世刻責之口豈不悲哉然使方域而但以謙爲
非社稷臣也予尚可不爲謙辨而至其推之以爲吾
輔人之弟而閑放其兄是其大權不可一日今不在
我以爲幸一二十年南宮之事終而天下無意外之
變以爲挾以居功以爲畏禍乃其得禍以爲隱忍而
無所於擇以爲以寵利居焉則謙豈特不可謂之非
社稷臣乎予是以欲不爲謙辨而中心有所不忍也
方域又曰金牌召襄世子雖不必其事之不出於誣

而自其不爭易儲之心推之則景帝升遐之後謙之不主南宮也明矣夫謙不主南宮其將誰主是即非襄世子亦必有金牌別召之事猶之襄世子也方域騁其筆鋒欲成其莫須有之說而遂不顧其自為牴牾也已士君子立言論人宜平其衡而設身處地寧過存其長毋巧索其短此忠厚之道也亦春秋之義也如方域之所推求於謙者喋喋不一端撫乃不當請賓而傷天下忠臣義士之心乎不然豈自以其論

爲天地間不可少之論而必出之也哉嗚呼亦[illegible]

文論

文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勝事後世浮淺之士或以爲戲甚有借以詆詈快所私憤者眞藝林之蟊賊也裴晉公嘗有與人書云昌黎韓愈舊識其人信美才也近有傳其作者云不以文爲制而以爲戲可乎恭謂毛穎傳送窮文等篇也五代劉昫修唐書以愈文爲紕繆亦指此類趙鄰云裴晉公鑄劍戟爲農器文觀其氣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動致太平意進士李爲作輕薄

晴小四賦李賀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間二子身名終不遠大子當以為知言又有卞彬之作蚤蝨蝸虫蝦蟆等賦尤可鄙至豐考功乃以辱其友朋世道人心之壞於斯為極然亦適足以自彰其悪而已獨怪昌黎一代山斗而不免為此小兒事若濂洛關閩諸子必所不為故文至宋儒始還淳歸雅不媿六經羽翼彼不讀唐後書者雖藻繢紛其於為文之本指遠矣今之論者或以毛穎傳為唐文第一抑何謬耶

甲申之變論

甲申三月十九日之失天下也非失之君也失之臣而尤失之大臣何也賊據河南猖獗極矣天下安危惟係一督師耳而當將之爲督師者若熊文燦傅宗龍丁啓睿輩望不足重才不足稱不知司爵者何所見而用之矣及啓睿謀去在廷諸臣視督師如陷穽爲社稷不如其爲私家念君父不如其念同儕于是汪喬年以提學累陞至督師豈眞謂喬年之壯猷勝

任而不吝崇秩之驟遷耶此其罪不僅在無知人之明也瞀矣喬年之出師也疾聲詈曰滿朝無心乃以喬年爲督師喬年何足惜猶不計封疆耶恭喬年以清直忤時自謂不知兵故其言如此鋒未及接督以身殉其志亦足悲也喬年旣死不得已而起孫傳庭於圜扉傳庭之材可以有爲訓練未孚時勢宜待乃促之出關霖雨糧阻曾不克停秦人固知其不幾也而秦人之仕於朝者不知也若以爲傳庭一出而水

即可粗安者由是廷議促之巡撫促之監軍促之而一出而敗遂不復支存亾之機已決於洛陽之一戰矣潼關甫陷全陝悉降賊騎東向到處披靡閣部李建泰倉皇西征既苦無兵又苦無餉　帝命捐助將諸臣人人以廉自居地天崩地裂在不旋踵之間而猶慾爲封殖自全之計竟無有一人如卜式之所爲猶卒之李自成之酷刑追比而金帛纍纍固皆出之廉者之笥矣今之迂人敢於放言乃有以失天下之

故歸咎於　帝之殺大臣者夫　帝之任大臣也其寵禮不可爲不至矣任綿竹而綿竹如彼任武陵而武陵如彼任韓城而韓城如彼任宜興而宜興如彼法愈嚴而賄賂日章求愈急而因循日甚有牢不可破之黨有堅不可奪之欲悲夫　帝之心亦不知所託矣爾時之大臣可殺耶不可殺耶無奈其殺之不盡而猶以陳演魏藻德輩遺之自成也考之往牒嫉其行事　帝之德非桀紂主可幾諸臣之品宜居何等

清夜思之平情以諭而尚敢有過求於君父者其亦喪心之甚矣順治初山陰王思任寄書龍門所亂樾其詞悖慢追咎　神宗追咎　熹宗不已也終之曰繼之以崇禎剋剝自雄嗚呼生勤宵旰死殉社稷此皆天哀痛之時也思任亦人臣何其愍於刻責而肆為無禮之言以至此哉思任有女曰端淑能詩文刻映然子集行世中有言思任之死嫌其數十日之生之多者蓋謂其死非殉難不能擇於泰山鴻毛之辨

也嗚呼臣而非君女而非父一何其報之之符也哉

世祖章皇帝祭[illegible]帝之陵哭之流涕以為大明有君

無臣也大哉言乎崛起而在斯位非偶然矣

延綏屯田議

屯田之制實始金城朔其臨戎廣野使戎卒耕稼其間以十一二輸官十八九自贍歷代行之法良意美明太祖屯田徧天下九邊爲多而九邊屯田又以西北爲最其墾田之令以邊方閒田許軍民開種永不起科開屯之例軍以十分爲率以七分守城三分屯種有額內額外之殊然法久弊生瘠田荒蕪不治腴田爲豪强兼併或宦校侵奪汩沒混亂徒有其名此

體國經野者所[illegible]衛而歎也今延安綏德宜君等處各設兵防八不下數千大亂之後閒田頗廣誠大修屯政肯任責成諭令所在地方有司并鎮守將官一心規畫設給牛種每軍一人量給閒田若干務有餘裕則軍為樂業措置已定請 旨永著為令內省貉運外省民輸期年之間將變荒蕪為豐壤易流徙而樂康足食足兵未有善於此者經界在田開列在籍非高遠難行之事非幽隱難察之情特在以實[illegible]

任之耳至如地方水泉可引灌漑者令有司相度高下經營蕭涀有成功者特與薦剡尤所謂富國至計一日之勞百世之利矣

延安織紡議

民生大事不過衣食二者而已古人云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言其不可緩也貴至夫人不廢蠶繅之事孟子論王道斤斤樹桑誠以女紅與農功並重也今延安一帶各州縣不知織紡爲何事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商賈之業素不諳爲田畝所出其值有限既不獲織紡之利而又歲有布帛之費生計日蹙國稅自逋其於生財之道亦尠察

此非盡其民之惰也邊塞地方從來經習為之上者
又視為末務而不肯設方教導故悠悠拙守耳今於
每一州縣各發織紡之具一副以為式令本地有司
依式造若干副散於本地民間一里一副或二副又
覔一二能織紡之人以為師督其學習責任有司以
學習能成者計其多少以定其殿最諭令有司督責
里長課其勤怠加之賞罰初或見為迂闊難行不過
一年之間彼狃享其利益爭自為之將有禁之而不

能止者矣事雖若細開萬世蠶桑之源當與言之播種五穀者同功是不可不急為施行者也計延安所屬州縣四萬五千餘戶戶不下三女子約略計之固已三四一十二萬矣以一十二萬之衆為織紡之事不特家有餘衣亦所以廣生財之道也

朱子晚年之悔論

夫學有道也孔子分之以三等爲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強行而其成也則歸於一歸於一則困與勉強者與生與安者等與生與安者等則觀前之所爲困與勉強者宜悅而無悔而君子或以悔言者蓋其自得之詣而遂直以爲悔也直以爲悔是廢學也奚可哉孔子之門有顏子曾子二子之學不同論者擬之亦如外氏之有頓漸兩途焉然曾子有一貫之

雖而顏子喟歎曰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是將何以定之與孔子自言其學曰多聞擇其善
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其論思
學之功旣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而又曰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然則
聖賢之所爲學與聖賢之所爲敎皆可知矣明乎此
而金谿新安之得失有不待辨而決者姚江之定論
休寧之道一兩皆左袒金谿因極言朱子晩年支離之

悔有數數肰者夫朱子之悔誠有之在朱子自悔則可論朱子者何可爲朱子悔也爲學之功以日新爲貴擬議之力至變化始融孔子之學大約十年而一進當其從心所欲不踰矩之時與志學之時自異如以從心所欲不踰矩爲孔子晚年之定論而以志學爲早年未見道之失也可乎或曰孔子何以不言悔曰孔子謂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此必其平日有所爲多學而識者故有此問也子貢

曰朕非與此必平日有見其爲多學而識者故有此對也而後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此朱子悔之之義也後之儒者空疎不學而高談性命借悟之一字以飾其寡陋者比比有之是欲求其所爲支離者而不可得而悔於何有如陳白沙者非近代之名儒乎楊升菴譏其胸中全無古今崔后渠遂以曹溪目之況其下焉者哉嗚呼余之所病於朱子者爲其支離也予謂學者爲學有道當卽自所爲支離者始斯不

失爲聖人之徒也不然其不流於異端者幾希

水火論

物之至常者無如水火而至異者亦無如水火天地萬物不外陰陽水火者陰陽之精也水無人樹火無我潤潤下炎上者水火之用也即其性也水之取影也於中陰之受也火之取影也於外陽之施也水之中貴坎之所以內陽也火之中主離之所以內陰也人非水火不生狎之則溺附之則焚者能生人者亦能殺人也然火或避之水或玩之斯陰之賊也小人

之所以易爲禍也故尊陽而抑陰者聖人之教也